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亲吻爹娘

江 岸◎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亲吻爹娘

江 岸◎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吻爹娘/江岸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8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ISBN 978-7-5112-0832-3

I. ①亲… II. ①江…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8609 号

亲吻爹娘

◎著 者: 江 岸

◎出 版 人: 朱 庆

总 策 划: 尚振山

◎责任编辑: 朱 宁

封面设计: 叁棵树设计工作组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制: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0832-3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序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并关注小小说文体和小小说作家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小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代典籍。可我又觉得，小小说更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轫，历经90年代的探索、新世纪的发展，再到近几年的渐趋成熟，这个过程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同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昭示着小说繁荣的又一个独特景观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它篇幅短小，制式灵活，内容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所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历经20年已枝繁叶茂的小小说，也被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当做“话题”和“现象”列为研究课题。

其次，小小说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因此有人称之为“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有人称之为“戴着

镣铐的舞蹈”，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说文体将以文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说已开始在“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的未来盛况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总之，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传播，引导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最后，希望通过广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坛能出更多的小小说名家、大家，出更多的小小说经典作品，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小小说作品集。让我们一起期待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何建明



目 录

■ 作品荟萃

木匠大爹	(1)
张三九	(3)
寿 材	(5)
熟 亲	(8)
碾礅上树	(11)
留碗底儿	(14)
松 套	(17)
修 积	(20)
孤 岛	(23)
旦 角	(27)
药 渣	(30)
喊 魂	(33)
吃轮供	(36)
炒盐豆	(39)
改口钱	(42)
借了父亲一头牛	(45)
送 老	(48)

小 名	(51)
红灯照	(54)
摸 秋	(57)
溺水者	(60)
三个盲人	(63)
爷爷的心愿	(66)
上 梁	(69)
垃圾股	(72)
亲吻爹娘	(75)
冲 喜	(78)
望子成龙	(81)
五爪猪	(84)
砸 锅	(87)
年 关	(90)
娘 亲	(93)
我的警官妻子	(95)
画 痴	(97)
经典游戏	(99)
两个人的战役	(101)
纪念品	(104)
干 咳	(107)
姑 妈	(110)
再给爸妈烧回炕	(113)
珍贵的礼物	(116)
将上当进行到底	(119)
没有鳔的鱼	(122)
探花郎的后代	(125)
快乐的马车夫	(128)
我为什么要有小蜜	(131)



一家人	(134)
走 神	(137)
复 活	(140)
闹 钟	(143)
大风口	(146)
世 仇	(149)
谈 判	(153)
花喜鹊	(156)
长明灯	(159)
八大脚	(162)
噙口钱	(165)
野樱桃	(168)
天上掉下来大馅饼	(171)
上门女婿	(174)
剃头铺	(177)
杀 生	(180)
冥 婚	(183)
沉 塘	(186)
摔老盆	(189)

■ 作品评论

春风明月过江岸	王中朝 (192)
体味民间底蕴，感受乡土内涵	田 君 (195)
黄泥湾：江岸的小小说王国	雪 弟 (198)
赏心悦目的“黄泥湾”	顾建新 (202)
江岸的修积	安 勇 (204)

■ 创作心得

我的小小小说创作 (208)

■ 创作年表

创作年表 (216)



木匠大爹

木匠大爹年轻时在外做木活，瞅空就钻女人们的房屋，三十岁上还没娶媳妇。话说这年腊月二十，听说镇上有七八个异乡女人待售，木匠大爹立马从黄泥湾赶去了。

二十多年后，木匠大娘笑弯了水桶似的腰身，对我们说：那老鬼自己瞎着眼睛挑的我，还当我是黄花闺女呢……

女人们蒙着脸瑟缩在条凳上。木匠大爹挑花了眼：一律的大屁股、大奶子。要是能看看脸蛋，就买得十二分称心如意。

不行，不行，不能坏了规矩。

木匠大爹绕前转后又兜了几圈。最后，他挑中了那个臀部滚圆的女人。女人腴大骨盆大，好生崽。

木匠大爹一揭开头巾就傻了眼。这婆娘满脸麻坑，一张嘴巴阔得能吞下整个的糠菜馍，眼角的鱼尾纹显示出她亦不太年轻。可是银洋易手，木匠大爹眼一闭，认命了。

春节这天，木匠大爹舀出一升细白面，让女人做火烧馍，自个儿去集上割肉。回到家，烙好的馍热热的少了半个。

馍呢，哪儿去了？木匠大爹气粗了。

吃了。回答竟平心静气。

狗吃了？

女人不答，笑着看了别处。

木匠大爹气不打一处来，挽起衣袖，把女人就地按倒，脱下鞋子揍得她三天没下床。第四天，木匠大爹咬着牙齿骂：滚起来，出牛粪去，谁家的女人像你这吃货这样懒？

好久好久，木匠大娘没说一句话。

女人家都是生了儿子，男人的拳头才下得轻了。木匠大娘没这福气。过了仨月，过了半年……木匠大娘的肚皮依然一平如鼓。

就这么过了二十多年。

木匠大爹亲自动手给自己和老伴一人做了一具寿材。寿材，家乡又称老器。木匠大娘说他一辈子促狭，还真没说错，老器一奇大，一奇小。

你以为他在乎那点木料？才不呢。老鬼要死在头里，剁两截也睡小的。木匠大娘说。

木匠大爹就惶然，就念叨老女人咋个就不死。

老女人真个死了。抬头看太阳，一阵晕眩，仆地不起。抬回屋不足一个时辰，就只出气不进气了。这下遂了木匠大爹的心愿。

半辈子两人挤一个被筒，木匠大爹腻歪透了女人那一堆肥肉。现在没人挤了，倒空落出意外的滋味。第二天他自己做了一顿饭，焦糊得不能吃。他想起女人那次因洗菜糊了饭，他揍得她浑身紫乌，勒令她三天不吃饭，心里竟酸溜溜的。

木匠大爹老得快了，一张脸皮缩成核桃壳儿，队里就不让他下田，他当了五保户。一个人闷极了，他就想起木匠大娘，就恶声恶气地骂：老骚货，咋个就那么会享福，撇闪下我一个孤老头子。

老了老了，木匠大爹竟滋生出一种深挚的感情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老女人、老骚货。他终于卧病不起了。他吩咐队长，千万把他葬在胡兰香的身边，房子给队里，但队里要竖一堂碑，刻上他和胡兰香的名字。

什么什么……

胡——兰——

木匠大爹念叨着木匠大娘的名字，头一歪，便一动不动了。

张三九

张三九是整个初中阶段最让我不待见的人。怎么说呢，他处处跟我比着干，特别是学习成绩总在我左右翻腾，让我闹心。说实在的，我真想考一个出类拔萃的分数，一下子把他撂开老远，就像超越除他之外的所有同学一样。可我总是办不到。他如影子般鬼鬼祟祟地跟在我身边，稍不留神，就蹿到我前头去了。

也难怪，张三九和我，都是除了学习一无所长的穷学生。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情况下，不唯趾高气扬的男生对我们置若罔闻，那些粉蝶般飘飞的女生们更是熟视无睹，形同陌路。只有在考场上，邻座的女生施恩似的解颐频笑，我们才能稍享秀色。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期中和期末两次。唯其稀少，方更显珍贵。

我们学校本是高中，为了提高生源质量，从全乡招收了五十名初中生，号称初中尖子班，加以重点培养。上到初三时，当初的五十人大都渐渐调整到了普通初中，乡机关干部子女蜂拥而入，就连街上刘屠户的儿子、赵裁缝的侄女都挤了进来。我和张三九来自偏远的黄泥湾，算是硕果仅存吧。

上体育课是我炼狱般的日子。

乍暖还寒和乍寒还暖时节，是最让我为难的季节。别的同学可以脱了外罩，孔雀开屏似的露出大红大绿的毛衣和球衣，在操场上龙腾虎跃。我或是还未换下破棉袄，或是已经换上了破棉袄，脱了棉袄，里面只剩下一件打满补丁的汗褂。那时我真希望索性是数九寒天，人人都不脱，也就罢了。要不运动吧，体育老师大声吼你；要是运动吧，要不了三五下，准会折腾出一身臭汗。甭提多别扭了。

每当这时，我又庆幸有了一个张三九。瞧着他通红着脸、满头淋漓大汗的难受劲儿，我就像照着镜子一样。

终于有了一个超越张三九的机会。

有年春天，县剧团下来演出。一位跑龙套的远亲抽空到我家看看，顺便给了两顶剧团演出用的帽子。一顶是日寇的军帽，一顶是八路的军帽。弟弟打不过我，撅着嘴巴戴着日寇军帽走了。我兴冲冲地戴着八路军帽去上学。那是一顶浅蓝色的帽子，四周还围着一圈护耳布，正前方中间部位缀着两粒黑色的纽扣，和银幕上八路军叔叔所戴的军帽一模一样。

这一下使我出尽了风头。

我一走进教室，便感到所有平时对我不屑一顾的目光刷地一下将我淹没了，我徜徉在目光的河水里，兴奋又得意。几个男生冲过来，摘走了我的军帽，你戴一下我戴一下，纷纷做出昂首挺胸虎视阔步的英雄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男生都来借我的军帽，我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只好让他们排号轮流戴，一人只准戴一天。甚至还有女生把帽子借去戴了一天。那一天，该女生的回头率在校园里绝对百分之百。齐耳的短发，滚圆的眼眸，溜溜的鸭蛋脸，配上这顶军帽，那扮相真是英姿飒爽。拿现在的话说，真是酷毙了。

全班男生唯有张三九未跟我借过帽子。

每日看着张三九独处一隅孤零零的样子，我倒又有点同情他了。被人重视的感觉真好，可惜张三九无由体会。

时间过得好快哟，我还未从热闹中清醒过来，期末升学考试眨眼间就来临了。成绩公布后，颇让我不服气，张三九居然考上了县高中，我只考上了本乡高中。后来我听说张三九并未到县高中就读，心里才平静了少许。

现在，我非常怀念张三九。要不是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做了民办教师，张三九肯定会比我这个小公务员更有出息。



寿材

黄泥湾人忌讳多，把棺材不叫棺材，通俗叫“板”，文雅一点叫“寿材”。我就想不通。数字8可以是“发”，音符4可以是“发”，棺与官谐音，不也可以是官吗？家乡不还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出门见棺，抬头见喜”嘛。那还避讳个什么劲儿呢？我很小的时候，有时听见父亲他们老弟兄三人总凑在一起，说咱娘的板如何如何的话，有些茫然。及至大了，才明白是商量给奶奶打棺材的事儿。

奶奶的身体尽管很好，但在她五十九岁那年，父亲他们弟兄三个已经将奶奶的寿衣棺椁置备停当了。我家自留地边上有两棵双人合抱的柏树，父亲他们将那棵大的锯了，替奶奶做了四寸厚的柏木寿材。寿材上了桐油，油光发亮地架在奶奶的睡屋里。奶奶浑然无惧，不时地抚摩一下，那种慈爱的情形，就像抚摩她的乖乖孙儿。有时，奶奶还轻轻敲敲寿材，低沉的叩击声嘟嘟嘟地回响在棺内棺外，十分阴森可怖。从那以后，我轻易不敢迈进奶奶的睡屋一步，也不再让奶奶用她布满老趼的手摩挲我的光脑袋了。附近的老头、老太太都来看奶奶的寿材，摸一摸，敲一敲，十分羡慕。奶奶在别人的恭维中，总抿着嘴笑，满意得不得了。

这副寿材刷过第三道桐油的那年腊月，大娘患病，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不多久就死了。大伯一时钱不凑手，买不起寿材，现伐树做一副，又觉对不起劳碌了半世的大娘，便和奶奶商量，借奶奶的寿材用了。

村人都感叹，这老大媳妇死着了，这么好的板，哪儿找去？大娘娘家人对大娘的葬礼也很满意。

来年春上，大伯和父亲他们商量好了，木匠的工钱和桐油钱由他出，锯了剩下的那棵柏树，替奶奶再做一副寿材。新的寿材做好了，只有三寸

厚，仍架在奶奶的睡屋里，奶奶仍然不时抚摩着，敲一敲，只不过回声没那么低沉了，梆梆梆的，像敲着一面鼓。

谁也想不到，这副柏木寿材奶奶竟也无福消受。这年秋天，收了秋，叔叔闲下来，上山打了一些石料，拉到街上卖。下坡的时候，车翻了，一块块石头滚落下来，将叔叔砸成了肉饼。奶奶的寿材就让叔叔睡了。

这下，本该婶子给奶奶张罗个寿材了，可是，婶子家孤儿寡母的，日子艰难不说，她还就不提这一档子事儿了，反正奶奶还有两个儿子，轮不到她这个寡媳着急上火。这一拖，拖了好几年，奶奶真的见老了。父亲和大伯无奈，只得替奶奶买了一副杉木板。杉木虽没柏木结实，却也是素常做寿材的木料，奶奶也无法不满意。只是奶奶再也不去摸一摸，也不再叩一叩听听响了。

岁月就在奶奶一天天的苍老中过去了七八年。

那年，五十多岁的大伯死了。大伯只有一个儿子，叫混子。大伯患了病，混子也不送他上医院，也不给他备棺材。父亲急了，一遍遍催混子，让他赶紧买寿材。混子好像没听见，也不看父亲一眼，也不搭腔。大伯快死的那几天，父亲对奶奶说：娘，老大眼看不行了，混子也不问事，怕是要占你的板，你千万莫答应。奶奶流着混浊的老泪，只痛哭着说：阎王爷咋不收我去啊，怎么一刀刀割我的心肝肉啊？一遍遍数落，说个没完。父亲叹口气，只得走了。

果然，大伯死了，混子也不问奶奶，也不问父亲，径直带人闯进了奶奶的睡屋，要抬奶奶的寿材，装殓大伯。奶奶坐在床头，似未看见，也未听见，任由混子折腾。父亲闻声赶来，喝止了他。

父亲说：这板是我给你奶做的，你不能动。

混子说：这板有我大的份儿，怎么不能动？

父亲说：你要动可以，俺们丑话说前头，你要给你奶再做一副。

混子说：奶奶还有儿呢，凭啥子让我当孙子的做？

父亲火了，一下子骑到棺材上，眼睛瞪着屋顶，不说话。

僵持了一会儿，混子软了。混子跪在棺前，对父亲说：二叔，你先下来，我都答应了不成吗？



父亲拍拍手上的灰尘，下来了。混子这才让人把寿材抬走。

后来，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混子才勉强伐了几棵松树，替奶奶做了个火柴盒似的寿材。做好了，往奶奶屋里抬的时候，奶奶死活不让放进去。混子只得放在牛栏里了。

说来也巧，这副寿材做好不久，还没有干透，也还没来得及布一道桐油，奶奶却突然寿终正寝了。父亲望着大家将奶奶往那个不成样子的小匣子里放的时候，不禁失声恸哭起来。哭声惊天动地，响遏行云，连远处稻场上觅食的麻雀都被吓飞了乱糟糟的一大群。